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資料

第二國際

目 录

列宁、斯大林关于第二国际和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論述

- 一、第二国际是无产階級运动的国际組織，它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把无产階級初步組織起来……………（1）
- 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資产階級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它牺牲无产階級的根本利益，迎合資产階級的需要……………（2）
- 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否認階級斗争，鼓吹階級合作……………（8）
- 四、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議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宣揚“純粹”民主，攻擊无产階級專政……………（11）
- 五、必須同机会主义决裂，尽快地和細心地把这块脓毒挤掉，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精神教育群众进行革命……………（18）
- 六、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直接退向資产階級政策，替殖民战争及野蛮行为辯護，拒絕援助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23）
- 七、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帮助帝国主义用謊言欺騙群众，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帝国主义的侵

- 略战争辯護…………… (28)
- 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主張建立一个通过改良、通过階級合作而走和平道路的統一的
民主党…………… (34)

第二国际文件选编

- 一、布魯塞尔代表大会 (1891年) 關於《工人階級对軍国主义的态度》的決議…………… (38)
- 二、倫敦代表大会 (1896年) 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的決議…………… (39)
- 三、巴黎代表大会 (1900年) 關於《夺取政权和与資产階級政党联盟》的決議…………… (40)
- 四、盖德：《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討論夺取政权問題時的演說》 (1900年) …… (42)
- 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 (1904年) 法国社会党提出的、为殖民地問題委员会所否決的決議案 (草案)；殖民政策…………… (44)
- 六、斯圖加特代表大会 (1900年) 關於《軍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決議…………… (46)
- 七、罗莎·盧森堡：《在斯圖加特代表大会“軍国主义和国际政策”委员会上的發言》 (1907年) …… (49)
- 八、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 (1912年) 關於《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統一行動》的宣言…………… (51)
- 九 《法国社会党關於党員参加政府的宣言》 (1914年8月28日) …… (57)
- 附：法国社会党人支持資产階級政府和帝国主义战争

中央报刊关于第二国际的論述

- 一、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节录）……………（61）
- 二、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节录）……………（65）
- 三、无产阶級革命和赫魯晓夫主义——八評苏
共中央的公开信（节录）……………（66）
- 四、新殖民主义的辯護士——四評苏共中央的
公开信（节录）……………（72）
- 五、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兩条路綫——五評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节录）……………（75）
- 六、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节录）……………（79）
- 七、再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關於
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問題（节录）……………（79）

* * *

附录:

-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言論摘編……………（83）

列宁斯大林關於第二国际和 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論述

一、第二国际是无产階級运动的国际 組織，它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 把无产阶级初步組織起来

当人們說第二国际已經死亡，已經遭到可恥的破产時，應該善于了解這句話的意思。這是說，破产和死亡的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因为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的功績，具有覺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不朽成果：它創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組織——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組織，利用了資產階級議會制以及所有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機構等等。

（列宁：《論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7日，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0—461頁。）

第二国际(1889~1914年)是无产階級运动的国际組織，这个运动當時是向橫的方面發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暫時降低，机会主义不免暫時加强，而終於使第二国际遭到可恥的破产。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4頁。）

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征服了。……

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最殘酷的資本主义奴隶制和資本主义最迅速發展的漫長的“和平”時代里把无产階級群众初步組織起来。

(列宁：《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1914年11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3頁。)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 影響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 它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修正主义或“修改”馬克思主义是目前資產階級影响无产階級和腐蝕无产者的主要表現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現。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領袖爱德华·伯恩斯坦才揚名（臭名）全世界的。

(列宁：《图快出丑》，1914年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頁。)

現代的事件恰好表明：一方面，帝国主义（即与資本主义的最高的、最后的阶段相适应的）战争的客观条件已經成熟，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所謂和平時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分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和机会主义的垃圾。关于无产階級政党内部的这种机会主义的异己分子問題，在德国从有名的“伯恩斯坦主义”時期算起（而在很多国家还更早些），提到日程上来已經將近15年了，現在未必找得到一位知名的

馬克思主義者，一再以各式各樣的借口否認機會主義者是真正敵視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分子。這一社會成分，如合法工人聯合會的官老爺，議會議員及其他知識分子，在群眾性的合法運動時期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某些收入優厚的工人、小職員階層等等，毫無疑問，在近幾年來有了特別迅速的增長。戰爭清楚地表明：在危機時期（帝國主義時代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各種危機的時代），受到資產階級支持、有時還受他們直接指揮（這點特別重要！）的大批機會主義者，跑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去，背叛社會主義，危害工人事業，葬送工人事業。在任何危機中，資產階級總是幫助機會主義者，不惜採取極端非法、極端殘酷的軍事手段來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分子。機會主義者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在和平時期呆在工人政黨內部，偷偷做着資產階級的工作，而在危機時期，立刻就成為聯合一致的整個資產階級的（從保守的到最激進的和民主的，從自由主義的到宗教的和僧侶的）公開同盟者。在我們經歷過那些事件之後，誰不了解這一真理，誰就是不可救藥的人，既欺騙自己，也欺騙工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變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須記住，變節的意義是由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的階層和流派的存在決定的。如果社會沙文主義者海德門、王德威爾得、蓋得、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人為了維護資產階級愛國主義而發表的毫無氣節的可恥演說，沒有受到整個機會主義者的社會階層以及許許多多資產階級報紙和資產階級政客的贊揚，那末，這些人就沒有什麼作用了。

列寧：《以後怎麼辦？》，1915年1月9日，《列寧全集》第21卷第90—91頁。）

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社会主义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广泛创办工人的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否认阶级斗争，宣传社会和平，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原则上否认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工人贵族。资产阶级把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的“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而得来的利润，分了一点给他们）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就是无产阶级当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的决议》，1915年2月19日以前，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9页。）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派别在欧洲那样根深蒂固呢？为什么这种机会主义势力在西北比在我国强大呢？这是因为先进的国家可以靠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来生活，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利用这种条件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掠夺本国工人而得的利润。

战前英、法、德3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亿到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采取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

高最大中心城市的文化，設立教育機關，為合作社領袖、工聯領袖、議會領袖設立千百種好差事。哪里有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關係，哪里就是如此。這几十億超額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列寧：《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1920年7月19日，《列寧全集》第31卷第202頁。）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工人運動受到阻礙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資本家擁有殖民地，獲得財政資本的超額利潤等等，因此能夠在國內培養一個比較廣泛、比較穩定而人數又不多的工人貴族階層。工人貴族享有較高的工資待遇，具有最濃厚的狹隘的行會習氣以及小市民的和帝國主義的偏見。他們是第二國際、改良主義者和“中派分子”的真正的社會“支柱”，而在目前他們幾乎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的社會支柱。

（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1920年7月4日，《列寧全集》第31卷第169頁。）

最後，引起工人運動參加者彼此分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統治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的策略的改變。如果資產階級的策略始終是一個樣子，或至少是一個類型，那工人階級就能很快學會同樣地用一個樣子和一個類型的策略去對付它了。其實，世界各國資產階級都不免要規定出兩種管理方式，兩種保護自己的利益和捍衛自己的統治的鬥爭方法，並且這兩種方法時而相互交替，時而錯綜複雜地結合

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腐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这样的，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日益下复是地主阶级政策，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变相的一般资产阶级的政策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议制度，就不能不使人民有相当的政治权利，因此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具有较高的要求。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转到仿佛是让步的方式，乃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五十年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時候，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或如当时所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的增长（90年代初的“青年派”，80年代初的约翰·莫斯特）。在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政策，这种转变照例是对工人运动更加有害的，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标就是诱惑工人，在工人中间制造分

裂，把工人的政策變成軟弱的，始終軟弱不堪的和朝生暮死的所謂改良運動的一種軟弱的附屬品。”

資產階級利用“自由主義”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時期達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庫克正確地指出，這種政策是一種“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讓步所欺騙。於是修正主義者就宣布階級鬥爭學說已經“過時”，或者開始實行事實上已拋棄階級鬥爭的政策。資產階級策略上的轉折，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間猖狂起來，往往把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弄成公開的分裂。

（列寧：《歐洲工人運動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寧全集》第16卷349—350頁。）

考茨基把馬克思主義中能為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民主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拿來，而把馬克思主義中不能為資產階級接受的東西（無產階級用革命暴力來消滅資產階級）拋棄、抹殺和隱瞞起來。正因為這樣，不管考茨基的主觀信念怎樣，他的客觀地位必然使他成為資產階級的奴才。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全集》第28卷第224—225頁。）

修正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態度，是同他們的經濟傾向和政治傾向相輔相成的。“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這句風行一時的話，要比許多長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義的實質。臨時應付，遷就眼前的事變，遷就微小的政治變動，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忘記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整個資本主義演變的基本特

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時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極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了發展的基本路綫）都不可避免地總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列宁：《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2年4月3日以前，《列宁全集》第15第卷第19—20頁。

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否認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們時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誰要是仅仅承認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認无产阶级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产者

(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 and 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際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考茨基寫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書，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書第一版刊行以後很久才出版的，這本書是用市僧的觀點歪曲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卑鄙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評述的資產階級立場，因為這個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的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這個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並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鬥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

(列寧：《國家與革命》，1917年8—9月，《列寧全集》第25卷第398—399頁)。

第二國際(1889—1914年)大多數領袖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意味着這個國際在思想上已經破產。這種破產的主要

原因是：虽然各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早已指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但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在这个国际中实际上仍然占了优势，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他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鼓吹阶级合作；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忽视或否认“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最起码的社会主义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只是以温情庸俗的观点同军国主义作斗争，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必须以革命斗争来反对各国的资产阶级；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成崇拜这种合法性，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

列宁：《论战争的提纲》，1914年9月5—6日，

《列宁全集》第36第282—283页。）

改良主义（伯恩斯坦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的而已，它事实上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并企图用和平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宣传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合作，——这个改良主义一天天腐败下去，一天天失去任何的社会主义标志；……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1页。）

四、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議會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宣揚“純粹”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国家說的，在下面我們還要更詳盡地說明这一点。資產階級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專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声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忆一下，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們还可以回忆一下，約在30年以后，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无情地擊了这个綱領表現的机会主义），这种頌揚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張，也决不是論战伎倆。必須不断教育群众，使他們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認識暴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說的基础。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学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5卷第387—388頁）

議會制度和議会制度不同。一些人是利用議會舞台取寵于本国政府，或者至多不过象齐赫澤党团那样自居清白。另一些人利用議會制度，則是为了做彻底的革命者，为了在最

困難的環境下也要履行社會黨人和國際主義者的義務。一些人的議會活動使他們坐上部長的安全椅，另一些人的議會活動則使他們坐監牢、被流放、做苦工。一些人為資產階級服務，另一些人則為無產階級服務。一些人是社會帝國主義者，另一些人則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社會主義與戰爭》，1915年7—8月，
《列寧全集》第21卷第302頁。）

總之，被壓迫階級，現代社會中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的先鋒隊，應該去進行“資本同勞動的決戰”，但不應該觸犯資本用來鎮壓勞動的機器！不應該破壞這個機器！不應該用自己的包羅一切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極了，妙極了！“我們”承認階級鬥爭，——也如一切自由派承認它那樣，只是不要推翻資產階級……

由此可見，考茨基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投降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什麼都答應，就是不讓受它壓迫的階級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在這裡，考茨基已經完全無法挽救他那調和一切、用空話搪塞各種深刻矛盾的立場了。

考茨基不是根本反對國家權力轉到工人階級手中，就是容許工人階級把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拿到手中，但決不讓他們摧毀這個機器，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代替它。不論怎樣“解釋”和“說明”考茨基的議論，考茨基背棄馬克思主義和投降資產階級的事實，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是十分明顯的。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
10—11月，《列寧全集》第28卷第241—242頁。）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立场，只好处处玩弄欺骗手段：

但是，請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馬脚。他說：“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專政下定义的時候，考茨基拼命对讀者隱瞞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轉變同暴力轉變的对立。

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詞、詭辯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轉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記了”一件基本事实：壟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点（这种特点在英美表现得特別典型），比較地說，最愛和平，最愛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20世紀才完全形成的壟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特点，則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發展軍国主义。在談論和平轉變或暴力轉變是怎样标本或怎样可靠的問題時，竟“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墮落为资产阶级最下流的奴仆了。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10—11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0—221頁。）

奥托·鮑威尔有一句話真是妙極了，它完全暴露了国际机会主义观点的实质，我們应当在他生前就为他建立紀念碑（如果我們能够在維也納由自行動的話）。奥·鮑威尔煞有介事地說，在現代民主国家的阶级斗争中使用暴力，无异是